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四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巧藝部三書

書四

增

牘十首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焉

神

授九勢

羊欣筆法曰伯喈常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厥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沒

章草

書斷曰漢黃門令史史游作急就

三估

張懷瓘書估曰文質相公

章解散隸體麤書之謂之章草

立其三估篆籀為上估鍾

凌雲榜

法書要錄曰韋誕善楷書魏明帝起

張為中估義獻為下估

凌雲臺誤先釘榜而未題以寵盛誕轆轤長絙引之使就勝書之去地二十五丈誕甚危懼乃擲其筆以下焚之戒子孫絕此

祕法不傳

宣和書譜曰鍾繇初求蔡邕筆法於韋誕誕祕不傳

輒搥胸嘔血幾至於斃魏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

書法十二意

王弼州四部稿曰武帝觀

鍾繇書法十有二意云平直均密鋒力輕快補損巧稱字外之奇文所不書

永字八法

書法

苑曰王逸少工書十五年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八法謂側勒弩趯策掠啄磔也

張翼

亂真

梁虞龢論書表曰羲之嘗自書表與穆帝帝使張翼寫效一毫不異題後荅之羲之初不覺詳看乃

歎曰小人幾欲亂真

蠶紙尋書

又曰子敬門生以子敬書種蠶後人於蠶紙中尋取大有所得

戲學部

又曰孝武取小王書古詩賦讚論或草或正言無次第者入戲學部

開張隸

體法書要錄曰衛恒祖述飛白而造散隸之書開張隸體微露其白拘束於飛白瀟灑於隸書處其李孟之

問也 總角刻碑 又曰戴安道隱居不仕總角時以雞子汁投白瓦屑作鄭康成碑文自書刻之

文既奇隸書亦妙絕 竊寫易真 天中記曰王僧虔云子敬上表

易其真本相與不疑 一字徑尺 宋書曰高祖書素拙劉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少

復留意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既足有所包 神筆 且其勢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三紙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啟曰前奉神筆三紙并今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

可說 以荻畫灰 宣和書譜曰陶弘景書以鍾王為法苦心篤志無紙墨至以荻畫灰未嘗懈倦

丁真水草

天中記曰陳僧智永草草及草書入妙丁峴善隸書時人云丁真永草

鐵

門限

尚書故實曰人就智永求書者如市所居戶限為穿乃用鐵葉裹之號鐵門限

高麗求

書

錦繡萬花谷曰歐陽詢初學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體高麗嘗遣使求之高祖歎曰彼觀其書謂形

貌魁
我耶

不擇筆墨

潛確類書曰裴儉工草隸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

而妍捷者惟

寶章集

嘉話錄曰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問宰相王方慶卿家舊法書

余與世南耳

存乎方慶遂進自右軍以下至僧虔等二十餘人書帖後命崔融作序賜名寶章集

勅賜真蹟

徐浩古跡記云中宗時勅賜宗楚客二王真蹟十二卷

大小各十軸楚客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閒居賦

枯樹賦為脚大會

入筆墨三昧

黃山谷集曰張長史郎官廳壁記唐人正

貴要張以示之

書無出其右可

一代冠冕

天中記曰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

謂入筆墨三昧

勁難工此兩人
一代草書冠冕

太湖精

李頎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蠶頭

馬尾

山堂肆考曰顏真卿書如蠶頭馬尾

得書法隱處

廣川書跋曰顏太師嘗學折釵

股謂得古人書法隱處

黃仙鶴

法書苑曰李邕善書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如伏靈芝黃仙

鶴之類是也

碧落碑

天中記曰絳州有篆字與古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之寢卧其下數日

不能去驗其書是唐初不載書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時人謂之碧落碑

柿葉

孔帖曰鄭虔好書苦

無紙慈恩寺貯柿葉數屋日往取葉錄書歲久乃遍

風骨峻極

宣和書譜曰柳公權書出於顏

真卿加以盤結邁勁為時所重議者謂如驚鴻避弋饑鷹下鞲蓋言其風骨峻極也

比玉比珠

又曰劉涇作書詒以懷素比玉誓光比珠高聞比金貫休比玻璃亞棲比水晶世以為善取況

破產

求書

張懷瓘書估曰近鍾尚書紹京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錢惟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

真書

三字

東軒筆錄曰五代楊凝式國初李建中

嘗論

三家法以為楊少師如散僧入聖

書體一變

苑談

李西堂

如法師叅禪王著如小禪縛律

曰蜀人王著

善草隸獨步一時太宗名為侍書初以紙

一番

令書八字又令書六字至一字皆極適勁自是書

體一變

然可觀

體外八體

宣和書譜曰皇叔益端獻王留

籀十八體

又復出衆體之外作八體學者

分隸石經

多宗之

又嘗盡六幅絹作一字筆力神俊

宋史列傳曰

宗室克繼善指書尤工隸篆仁宗親臨試

令臨

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字比周越

東軒筆錄曰本朝尚書郎周越以書名天

理景祐間然筆法軟俗無古氣梅堯臣作

詩閒淡無味蘇舜欽喜為健句而草書尤工嘗曰吾不幸寫字為人比周越作詩為人比梅堯臣良可歎也

鸚哥嬌

宋稗類鈔曰東坡云劉十五孟父論李十八公擇草書謂之鸚哥嬌謂鸚鵡能言不過數

句大率雜以鳥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書如何僕答云可作秦吉了矣

行酒作字

又曰元祐末米元章知雍丘縣蘇子瞻自揚州召還乃具飯邀之既至則對設長案各以精筆佳墨紙三百列其上而置饌其旁子瞻見之大笑就坐每酒一行即伸紙共作字以二小吏磨墨幾不能供酒行既終紙亦盡乃更相易攜去俱自以為平日書莫及也

醉墨瀾翻

宋何遜春渚紀聞曰東坡每有勝集酒後

戲書以娛坐客多見傳錄獨畢少董

出遊戲書

宋趙德麟

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

侯鯖錄曰東坡題魯直草書爾雅後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歌側字以磊落人錄碎細書亦

三反也

捐紙書

米元章海嶽名言曰吾夢古衣冠人都授

不曉蔡元長見而驚曰法何遽異耶此公亦具眼人

硯越竹

米元章書史曰余嘗硯越竹光滑如

金版在油拳上短截作軸入笈番覆一日數十張學書

獨有四面

宣和書譜曰米元章自謂

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

香餅來遲

集事淵海曰蔡君謨為歐公書集古目錄

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歐公以鼠鬚栗尾筆銅錄筆格大小龍茶惠山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

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歐公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歎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一種物又可笑

也

百衲本

廣川書跋曰蔡君謨書畫錦堂記每字作一紙擇其不失法度者裁截布列連成碑

形當時謂百衲本

雕戈蟲鳥法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得雕戈蟲鳥書黃金文銘六字曰王

用父作雕戈鉤
金法今亦不傳

端勁無誤

聞見後錄曰康節手寫易書詩春秋字端勁無一誤

失

購遺墨

中州集曰宋兵部侍郎司馬朴使金見留工書翰有晉人筆意興陵萬機之暇嘗購

其遺墨

禿筆作隸

宋陸游老學庵筆記曰漢隸歲久風雨剝蝕故其字無復鋒銳近者

學之

杜仲微乃故用禿筆作隸自謂得漢刻遺法豈其然乎

木中四字

夢溪筆談曰杭州南新縣

民家折梯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書法類頗真卿極有筆力

書洗人心

宣和書譜曰釋文楚

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興豈其書足以洗人之心如

是耶 草聖不工

天中記曰張天覺好草聖而不工一日得詩索筆疾書滿紙使其姪錄之當奇

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詬云胡不早來問致吾忘之

党趙

金史曰党懷英

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
時人以趙渢配之號曰虎趙

榜署有法

又白左淵子
光慶好古讀

書善隸篆尤工大字世宗行郊禮受尊號及受命寶
皆光慶篆凡宮廟榜署經光慶書者人稱其有法

髣髴擇木

元文類曰胡祇適題虎懷英八分書在金朝
為第一流方之梁鵠蔡邕鍾繇一何遼哉僅

能得韓擇木

繙錄遺書

明朱國禎遜國臣傳曰陳侍
郎性善以工書命入便殿繙

錄劉誠意遺書天威嚴重進見者無不惴
恐性善獨動止安雅書法妍正上嘉悅

範金為章

又朱國禎開國臣傳曰泰和曾鼎工詩
擅八分書範金為小印章渾然古意

晉人風格

又曰

吳勤永新人字有晉人風
格不擇紙筆俱得其妙

為詞林冠

列朝詩集本傳
曰陸深工書倣

李北海趙承旨品隲古今
賞鑑書畫為詞林之冠

師法秦漢

又曰郭布衣天
中畜古法書名

畫專精篆隸之學窮崖斷碑搜訪撫榻
晚年隸書益進師法秦漢最為逼古

詞翰清麗

又曰

莫是龍妙於書法嘗作送
春賦手自繕寫詞翰清麗

疎秀出塵

又曰王寵行書
疎秀出塵妙得

法晉

書五

增詩唐岑文本奉述飛白書勢詩曰六文開玉篆八體
曜銀書飛毫列錦繡拂素起龍魚鳳舉崩雲絕鸞驚遊
霧疎別有臨池草恩霑垂露餘 杜甫殿中楊監見示
張旭草書圖詩曰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

示滿目增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有古色鏘鏘鳴玉動
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
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
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通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
寢食念昔揮毫端不得觀酒德 韓愈峒嶺山碑詩曰
峒嶺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
驚飄鳳泊拏虎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
我來咨嗟涕漣漣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柳宗元詩曰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

家新樣元和脚且盡薑芽斂手徒 陸希聲寄詒光詩

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
手應念江頭泝人 孟郊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詩

曰狂僧不為酒狂筆自通天將書雲霞片直至清明巔
手中飛黑電象外瀉元泉萬物隨指顧三光為迴旋驟
書雲靈灑洗硯山晴鮮忽怒畫虵虺噴然生風煙江人
願停筆驚浪恐傾船 宋蘇舜欽陽冰石篆詩曰一氣

破散萬事起獨有篆籀含其真周鼓秦山壤已久下至
唐室始有人宗臣轉注得天法質雖渾厚氣乃振人間
所存十數處豐疎異體世共珍其中琅玕石泉記比之
他法殊不倫鐵鎖關連玉鉤壯曲處力可掛萬鈞復疑
蛟虬植爪角隱入翠壁蟠未伸近來俗眼苦不賞唯有
風月時相親紫微仙人謫此守此地勝絕舊喜聞公餘
往觀領賓從獵獵畫隼搖青春遠休車騎步泉側酌泉
愛篆移朝昏揮弄潺湲翫點畫情通恍忽疑前身作詩

緘本遠相寄邀我共賦意甚勤昨承見教久閣筆壓以
大句尤難文高風勝事日傾倒安得身寄西飛雲 歐
陽修石篆詩曰寒崑飛流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
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
之以紙磨松煤欲令流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
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為始從天地胚渾判元
氣結此高崔巍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跡於蒼崖山
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羣仙飛空欲下讀常

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
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蘇軾和人求筆跡

詩曰麥光鋪几淨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從此剡藤真
可弔半紆春蚓縮秋蛇 又柳氏二外甥求筆跡詩曰

退筆成山未足珍讀書萬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
莫厭家雞更問人 又曰一紙行書兩絕詩遂良鬚鬢
已如絲何當火急傳家法欲見誠懸筆諫時 又次韻
米黻二王書跋尾詩曰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與

青李秋蛇春蚓久相雜野鷺家鷄定誰義玉函金籙天
上來紫衣勅使親臨啓紛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
雲委歸來妙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怪君何處得
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
虎頭君不見長安永寧里王家破垣誰復修 又詩曰
元章作書日千紙半生自苦誰與美畫地為餅未必似
要令癡兒出饒水錦囊玉軸來無趾粲然奪真疑聖智
忍饑看書淚如洗至今魯公餘乞米 黃庭堅以右軍

書贈丘十四詩曰丘郎氣如春景晴風暄百果草木生
眼如霜鶻齒玉冰擁書環坐愛窗明松花泛硯摹真行
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亭我昔頗復戲墨卿
銀鈎蠅尾爛箱籖贈君鋪紫黏曲屏小字莫作癡凍蠅
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官奴作草欺伯英
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卿家小女名阿潛
睂目似翁有精神試留此書他日學往往不減衛夫人
沈遼酌德相論書詩曰野舍老餘生雅尚今已愜不

逃世憂患餘事寄巾蹠行尋青山轉坐對青山疊欲隨
白雲去儻與幽人接德相屢相過老夫寧足躡由來廢
井水不如長劒缺往往論書法軒軒兩目睫中郎石經
在元常表軍捷漢魏多傳人至宋有遺帖唐室初最盛
漸衰自中葉歐虞緬誰嗣顏柳何足躡篆籀昔難工草
聖誰敢輒巨山作散隸雄古掀龍鬚貞觀喜飛白凌厲
騰春蝶豈特豁神觀直可祛鬼魔古人有所寓天性難
必協所志有大小其材有勇怯或憚懦文雅或軒昂豪

俠或轉戰鞍馬或驅馳弋獵或發於止諫或得於訟牒
或奮奪牀陛或造成械褶或為神所追或自勢所劫或
醉以賈禍或詐以行謀或習於娛樂或勞於吐哺有燦
如文錦有勁如金挾有倚如戈鋒有點如山窠有駛或
如波有媚或如靨或騰如煙霏或落如鳥跼淵妙欲飛
動拙惡愧偏摩當寢或不寐當晝亦忘飮有譽終甚微
或毀則羣囁為功有不至考古安能厭十年幸能就萬
金毫豈浥金玉敷卷軸龍蛇閱箱笈是惟小夫技寧當

丈夫業 陸游暇日弄筆戲書詩曰草書學張顛行書

學楊風平生江湖心聊寄筆硯中龍蛇入我腕匹素忽
已窮餘勢尚隱鱗此興嗟誰同 楊萬里跋歐公真蹟

詩曰遂初欣遇兩詩伯臨川先生一禪客三人情好元
不疎祇是相逢逢不得渠有貞觀碑儂有永和詞真贋
爭到底未說妍與媸珊瑚擊得如粉碎趙壁博城翻手
悔不似三家鬪斷碑夜戰半酣莫先退皇朝愛碑首歐
陽集古萬卷六一堂玄圭漆玉堆墨寶黔霜黑水塗緇

裳臨川無端汲古手席卷歐家都庵有岫山科斗不要

論嶧山野火不經焚尤家沈家喙如鐵未放臨川第一

勲不知臨川何許得尤物集古序篇出真筆遂初心妒

口不言君看跋尾猶悵然 金劉迎蔡有鄰碑詩曰我

為山西行叱馭過近縣傳聞蔡有鄰石刻古今冠風流

書以來妙絕隸之變銀鈎鸞鳳舞鐵畫蛟龍纏憑誰致

墨水故舊詫珍獻正恐賦分薄一夕碎雷電 元郝經

跋魯公帖詩曰魯公筆法皆正筆出奇獨有劉太冲初

從真草入行草削去畦町尤清雄懸針數筆皆側鋒往
往矯矯如飛龍輪囷權竒恣揮灑瑰偉乃見烈士風觀
此好向書家道未有能真不能草 朱德潤題張樗寮
楷書詩曰飛仙墮翮堆成山堂堂楷法留人間宜官無
徒梁鵠往隱鋒藏角尤為難大書五寸徑方丈字貴緊
健力出擘八訣具全真足高不學謾草鸚哥嬌黃華老
人在金國宋季獨數張樗寮似聞高藝兩不下各抱地
勢夸雄豪今觀張書勁且竒筆力欲抵三軍師吳鉤斫

斷怒蛟尾瘦竹折石迴風枝君不見庾征西何須野鷺

論家雞 黃鎮成題定武蘭亭詩曰繭紙香隨玉匣遺

寶書天上世難知狼烽幾墮昆明劫蟬翼猶傳定武碑

曉雨苔花侵擣石秋山柿葉費臨池東都已往誰能繼

神物終煩謹護持 楊維禎學書詩曰歌徹陽春酒半

醺玉共搦管蘸香雲新詞未上鴛鴦扇醉墨先污蛺蝶

裙 明董佐才篆冢詩曰古初無毫楮羲畫何由傳孰

知文字理已具河圖前神農洎倉頡俯仰極人天穗書

與鳥書創制分後先龜麟錫禹時盤銘著湯年岐陽紀
石鼓史籀稱獨賢矯若蛟龍蟠鬱若鎖鈕聯科斗聿行
漆形體因自然一從孔壁廢重為經籍憐秦相約籀古
撰次蒼頡篇小篆遂名家勁健含姿妍登封及詛神金
石紛雕鐫下逮隸八分變化如雲烟漢經煨燼餘文教
仍敷宣保氏存六書學僮纔九千揚雄纂竒字杜林解
探研繼蹟非無人意象莫不全偉哉許蔡酒蒐羅歸簡
編陸緒賴復舉後學知相沿陽冰克遠紹鉉錯造其玄

近代邵與周筆勢回奔川華亭朱茂才好古喜欲顛一
埽世俗書習篆忘食眠秦望并之杲碧落兼新泉小者
案間列大者屋壁懸平生囊橐資多充買碑錢功深學
既精齒壯志亦堅池魚染皆黑鐵硯磨將穿摹搨累萬
番期差古人肩師法正在茲什襲比蹄筌孫樵文自祭
智永筆忍捐前修不我欺我癖尤難痊嵯峨細林山上
與浮雲連譬彼汲冢書函之瘞其巔聚土封若堂劖石
表為阡其陽碧樹交其陰書帶緣山靈謹訶護有名如

有仙揮灑人間者顯晦名非偏寶劍賈胡發玉押蔓草
纏何如篆冢光夜夜映星躔 吳寬篆書詩曰篆法久

欲絕李公得真傳近時鄉先輩彷彿如滕權昔為我題
扁握筆指腕懸顧盼張髯鬚起立竦背肩俯仰為陳蹟
屈指十五年破屋垂雨溜庀牆上蝸涎三字被侵蝕黑
黝猶高縣海月夜照之墨光却新鮮正如公性氣精悍
老猶然見物不見人吳山隔重泉惜哉不可作手蹟忍
棄捐壽以西川木良工善雕鐫庶幾如坐對仰面在屋

椽

增歌唐賈耽賦虞書歌曰孤青似竹更颺濶白如波
長浩渺 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尚書韓擇木騎曹
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沉潮
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
盤拏肉屈強 韓愈石鼓歌曰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
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網
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

劍珮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
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
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
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
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
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鈕壯，古鼎
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
西行不到秦，掎撫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

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
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
至寶存豈多擅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祇載數駱駝薦諸
太廟比部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
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剗苔
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
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嬖嬰牧童
歆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消月鑠就埋沒六年

西顧空吟哦義之俗書趣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鷺繼周
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
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
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李白草書歌行曰少
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
鋒殺盡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氣涼酒徒詞客滿高堂牋
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牀須
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

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恍恍如聞鬼神驚時
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
南七郡凡幾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
幾許浪得名張顛老去不足數我師此義不師古古來
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王邕懷素上
人草書歌曰忽作風馳及電掣更點飛花兼散雪寒猿
飲水撼枯藤壯士伸着按勁鐵·又曰崢嶸蹙出海上
山突兀狀成湖畔石一縱又一橫一敔又一傾臨江不

羨飛帆勢下筆長為驟雨聲
戴叔倫懷素上人草書

歌曰楚僧懷素工草書古法盡能新
有餘神清骨竦意真率時來為我揮健筆
始從破體變風姿一一花開春景遲
忽為壯麗就枯澀龍蛇騰盤獸屹立
馳毫驟墨劇奔駟滿坐失聲看不及
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
有人若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
朱逵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幾年出家通
宿命一朝却憶臨池聖轉腕摧鋒增
嶮崎秋毫繭紙常相隨衡陽客舍來
相訪連

飲百杯神轉王忽聞風裏度飛泉紙落紛紛如跼鳥形
容脫畧真如助心思周遊在何處筆下惟看激電流字
成只畏盤龍去怪狀崩騰若轉蓬飛絲歷亂如迴風長
松老死倚雲壁蹙浪相翻驚海鴻於今年少尚如此歷
覩遠代無倫比妙絕當時動鬼神崔蔡幽魂更心死

魯收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有時興發逞神機抽毫點墨
縱橫揮風聲吼烈隨手起龍蛇迸落空壁飛連拂數行
勢不絕藤懸查覓生奇節劃然放縱驚雲濤或時頓挫

縈毫髮自言轉腕無所拘大笑羲之用陣圖狂來紙盡
勢不盡投筆抗聲連叫呼 竇冀懷素上人草書歌曰

狂僧揮翰狂且逸獨任天機摧格律龍虎慙因點畫生
雷霆却避鋒鏖疾魚鱗絹素且不貴只嫌局促兒童戲
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襟氣長幼畢集賢豪至
枕糟藉麴酒半醉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
蘇渙懷素上人草書歌曰張顛沒來二十年謂言草
聖無人傳零陵沙門繼其後新書大字大如斗興來走

筆如旋風醉後耳熱心更亢忽如裴旻舞雙劍七星錯
落纏蛟龍又如吳生畫鬼神魑魅魍魎驚本身鉤鎖相
連勢不絕倔强毒蛇爭屈鐵西河劍舞氣凌雲孤根自
振唯有君今日華堂看灑落四坐喧呼歎佳作迴首邀
余賦一章欲令美價齊鍾張琅琅誦句三百字何似醉
僧顛復狂忽然告我避南溟言祈亞相求大名亞相書
翰凌獻之見君絕藝必深知南中紙價當日貴只恐貪
泉成墨池 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揮毫倏忽千萬

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翕若長鯨潑刺動海島欬若
長蛇成陣透深草回環繚繞相拘連千變萬化在眼前
下疑飄風驟雨相擊射速綠颯拉動簷隙擲華山巨石
以為點掣衡山陣雲以為畫興不盡勢轉雄恐天低而
地窄更有何處最可憐裊裊枯藤萬丈懸萬丈懸拂秋
水映秋天或如絲或如髮風吹欲絕又不絕鋒銳利如
歐冶劒勁直渾是并州鐵時復枯燥何襜褕忽覺陰山
突兀橫翠微中有枯松錯落一萬丈倒掛絕壁蹙枯枝

千魑魅兮萬魍魎欲出不可何閃閃又如浩海日暮愁
陰濃忽然躍出千黑龍天矯偃蹇亂入乎蒼穹飛砂走
石滿空塞萬里颼颼西北風 釋皎然張伯高草書歌
曰閭風遊雲千萬朵驚龍蹙踏飛欲墮更覩鄧林落葉
朝狂風亂擾何飄飄有時凝然筆空握情在寥天獨飛
鶴有時取勢氣更高憶得春江千里濤 又陳氏童子
草書歌曰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長
掣濃又燥少室孤松歌不倒 宋劉子翬游絲帖歌曰

園清無瑕二三月時見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
著紙春風吹不脫紛紛紆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癯
神蹤政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罍千鈞石
陸游草書歌曰傾家釀酒三千石間愁萬斛酒不敵
今朝醉眼爛巖電提筆四顧天地窄忽然揮掃不自知
風雲入懷天借力神龍戰野昏霧腥奇鬼摧山太陰黑
此時驅盡胸中愁槌牀大叫狂墮幘吳牋蜀素不快人

付與高堂三丈壁 明王行篆體歌曰李斯小篆類玉
筋鐘鼎魚蟲分衆手碧霄鸞鳳漫迴翔蒼海蛟螭互蟠
紐有如垂露楊柳葉或似委薤劒環首

原賦晉楊泉草書賦曰惟六書之為體美草法之最奇
杜垂名於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勢奇綺
而紛馳解隸體之細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揚抑而奮發
似龍鳳之騰儀應神靈之變化象日月之盈虧書縱疎
而直立衡平體而均施或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

或攢翦而齊整或上下而參差或陰岑而高舉或落籜
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陸離其發翰舒藻如春
華之揚枝其提墨縱體如美女之長眉其滑澤有易如
長溜之分岐其骨梗彊壯如柱礎之不移其斷除弓盡
如工匠之盡規其芒角嶮岬如嚴霜之傳枝衆巧百態
無畫不奇宛轉翻覆如絲相持 齊王僧虔書賦曰情
憑虛而測有思沿想而圖空心經於則目像其容手以
心麾毫以手從風搖挺氣妍嬋深功爾其隸明敏婉孌

絢倩趨將摘文斐縟託韻笙簧儀春等曉麗景依光沈
若雲鬱輕若蟬揚稠必昂萃約實箕張垂端整曲裁邪
製方或具美於片巧或雙競於兩傷形綿靡而多態氣
凌厲其如芒故其委貌也必妍獻體也貴壯跡乘規而
騁勢志循檢而懷放

增文漢蔡邕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
此簡易厥用既行體象有度與若星陣鬱若雲布其大
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窿恢廓或櫛

比鍼列或砥繩平直或蜿蜒繆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

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華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
點錯落其間若鍾簾設張庭燎飛煙嶄崟崔差高下屬
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
察之心亂目眩竒姿譎誕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
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
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聊佇思而詳觀舉大畧而論旃
崔瑗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

章章草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周旋卒迫兼功并用

愛日省力絕險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

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鸞企鳥峙志意

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

鬱放逸生竒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機要微妙臨時從宜

原晉索靖書勢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

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螭

力幽反

或往或還顏

阿那以羸羸歛奮疊而桓桓若其逸游眊嚮乍正乍邪

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容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
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和風吹林偃草扇樹
枝條從風轉相比附竒矯廉芒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
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鼪相奔趣
陵魚奮尾駭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 劉劭飛白
書勢曰鳥魚龍蛇龜獸仙人蛟脚偃波楷隸八分世施
常妙索草鍾真爰有飛白之麗貌豔勢珍若乃敷析毫
芒纖手和會素幹冰解蘭墨電掄直準箭馳屈擬蠖勢

繁節參譚綺靡循殺有若煙雲拂蔚交紛刻繼韓盧接
飛宋鵲遊逝

增狀晉王珉行書狀曰邈乎嵩岱之峻極爛若列宿之
麗天緯字挺特奇書秀出揚波騁藝餘好宏逸虎踞鳳
峙龍伸蠖屈資胡氏之壯傑兼鍾公之精密總二妙之
所長盡要蔑乎文質詳覽字體究尋筆跡粲乎偉乎如
圭如璧宛若盤螭之仰勢翼若翔鸞之舒翮或乃放手
飛筆雨下風馳綺靡婉婉縱橫流離

增贊漢蔡邕大篆贊曰體有大篆巧妙入神或象龜文
或比龍鱗舒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負翼狀似凌雲

晉衛恒古文贊曰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
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觀其措筆綴墨用心精專中
正循檢矩折規旋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
騰於川湫爾下隕若雨墜於天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
之範先篆籀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 唐張懷瓘大
篆贊曰古文元胤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

不錄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

濤如彼音樂千戚羽旄

又籀文贊曰體象卓然殊今

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

書遺跡石鼓

又小篆贊曰龜文斜列櫛比龍鱗隕若

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縕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

下端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絡繹遷延研桑不能數其

詰曲離婁不能覩其隙閤般垂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

而韜翰搞華豔於紈素為六藝之範先也

又小篆贊

曰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為肢體虬作驂駝江海祿漫
山岳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又八分贊曰仙客遺
範靈姿秀出奮斫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分勢非一
交戟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為妙兮備華實 又隸書贊

曰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弦長毫秋勁
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
芝瓊草萬世方傳 又章草贊曰史游製草始務急就
婉若迴鸞櫻如舞袖遲迴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

牘尤奇并功惜日學者為宜 又行書贊曰非草非真

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

子濫觴鍾胡彌漫 又飛白贊曰妙哉飛白祖自八分

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霽淺如流霧濃

若屯雲舉衆仙之奕奕舞羣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

蔡君 又草書贊曰草法簡畧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

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

在享其靈有歇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李約飛白蕭字

贊曰昔創飛白蔡氏所得起於聖帚播於翰墨張王繼
作子雲精極辟昏蜃素墨古池色翻飛露白乍輕乍濃
翠箔映雪羅衣從風崩雲委地游霧縈空撥刺勢動蟠
蟠氣雄昆池駭鯨時門鬪龍攢毫疊孔或橫或縱層層
陣雲森森古松君子沉德高人比蹤抱素自潔含章內
融逸疑方外縱在矩中密而不離疎而有容藝通造化
比象無窮子雲臣梁蕭字逯貴點畫均豐姿形端異迹
絕璽素名空傳記明徵褒貶惟此一字 李嗣真書品

後贊曰蒼頡造書鬼哭天廩史籀湮滅陳倉藉甚秦相
刻銘爛若舒錦鍾張羲獻超然逸品 又曰程邈隸體
崔公篆勢梁李蔡索邠皇韋衛羊習獻規褚傳羲制邈
乎天壤光厥來裔 又曰西岳張昺江東阮研銀鷹貞
白鐵馬桓玄衛杜花散安康綺鮮元昌陸柬名後身先
又曰蚌質懷珠銀鋼蘊礫陸謝參蹤蕭王繼迹思話
仙才張融賞擊如彼枯秀衆多羣石

增銘宋鮑照飛白書勢銘曰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霑此

瑤波染彼松煙超出八法盡竒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
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劒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
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
縈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旣
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唐
陸龜蒙書銘曰太古之世何嘗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
疑畫卦造字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厥功弗知惟簡惟牘
斷竹析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軸韋編一絕錯亂名目寢

務輕省搗臬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便蟲篆更隸形模
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暴蠹鬱疵乎不堅又取珉
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焉
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誥誓制令尾
違首言牋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錄注記醜仇美憐銘誄
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沒爛
壞無遺一編副以臬穀其留最延繆戾顛倒尤蒙弗刪
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鑿鑿既畢名聲泯然堯

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
棄捐復以太古結繩之前 宋劉子翬溫公隸書銘曰
公硯已瘞姦魂夜悸公墨霑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
感如此矧公真筆劒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
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
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
排風孤翮始訾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圯諾諾唯唯有
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朱元晦書字

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
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增序唐張懷瓘書斷序曰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
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
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為用必假乎
書書之為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爾其
初之微也蓋因象以矐矐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
會無方考沖漠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

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
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
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麻蔭相扶津澤潛應離
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
若飛若驚電熒燿燖離披爛漫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
焰綠煙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
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至若磔髻竦骨裨短截長
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却密就

疎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
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其發迹多端
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之與五
行雖相尅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
則微妙而難名使夫觀者翫迹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
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頰傾
南海之資雖彼迹已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
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 明楊慎書品序曰書有

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
稱名也同其遣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戢也詩品以
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
乎或言書與詩均藝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
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江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
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
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於人曰作字欲好即為
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

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棄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
斲輪綿駒之擗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
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於物將苟於道吾所為感其感
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原啟梁庾肩吾謝東宮古跡啟曰竊以仙巖遺傳入握
成塵孔壁藏文隨開已蠹石書有暗厨畫猶飛豈有跡
經四代年逾十紀芝英雲氣之巧未損松鉛鵲反鸞驚
之勢不侵蒲竹必使酒肆來人池流色變將損北海之

績還代西河之簡 元帝上東宮古跡啟曰師宜八分之巧元帝三體之妙史籀李斯之篆梁鴻曹喜之書莫不總萃桂宮盈滿甲館竊以鸞驚之勢既聞之於索靖鷹跖之巧又顯之於蔡邕是以遊霧重雲傳敬禮之法鳥頡魚頽表揚泉之賦頗好六文多慚三禮尚方大篆既其牢落柱下方書何曾彷彿空慕河間之聚書竟徵東平之獻表齊攸尺牘顧已缺然北海楷隸終成難擬增書梁武帝荅陶隱居論書書曰夫運筆斜則無芒角

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臃腫點掣長則法離漸
畫促則字勢橫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
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笨鈍比竝皆然任意
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
勢峰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澗下注濃纖有方肥瘦
相和骨力相稱婉婉曖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
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 原簡文帝荅湘東王上王羲
之書曰試筆成文臨池染墨疏密俱巧真草皆得似望

城扉如瞻星石不營雲飛之散何待曲辱之丹方當奉
彼篋中置之帳裏乍揩銅鉤時懸敬案戢意之深良不
能已

增論梁庾肩吾書品論曰隸既發源秦史草乃激流齊
相跨七代而彌遵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
總六書之奧指其事籠八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
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類出蠶之蛾結畫篇中似聞琴
之鶴峰寧間起瓊山慙其歛霧漪瀾馮振碧海愧其下

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草既分
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佩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
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敏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
毫銛詹尹端策故以迷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
聲殆善射之不注妙斲輪之不傳 唐張懷瓘文字論

曰僕今所制不師古法採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志在雲霄靈
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拏攫之形執蛟

螭見蚺蛇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如此規模忽若電飛或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於鋒鏑

增議唐張懷瓘書議曰草與真有異真則字終意亦終草則行盡勢未盡或煙收霧合或電激星流以風骨為體以變化為用有類雲霞聚散觸遇成形龍虎威神飛動增勢巖谷相傾於峻險山水各務於高深囊括萬殊裁成一相或寄以騁縱橫之志或託以散鬱結之懷雖至貴不能抑其高雖妙算不能量其力是以無為而用

同自然之功物類其形得造化之理皆不知其然也可
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觀之者似入廟見神如窺谷無底
俯猛獸之牙爪逼利劍之鋒銳肅然危然方知草之為
妙也

增評梁袁昂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
正者奕奕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有
充悅而舉體沓拖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為夫人
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

大夫徒好尚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
叢悴不復排突英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
而都無神明施肩吾書如新亭傖父一往見似楊州人
共語便音態出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容雖未成長
而骨體甚駿快殷鈞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
韻終乏精味袁崧書如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
雲書如上林春花遠近瞻望無處不發曹喜書如經論
道人言不可絕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有絕

望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韋誕書如龍
威虎振劔拔弩張蔡邕書骨氣洞達爽爽有神鍾司徒
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邯鄲淳書應規入
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靖
書如飄風忽舉驚鳥乍飛梁鵠書如太祖忘寢觀之喪
目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徽衛恒書如插花美女
舞笑鏡臺孟光祿書如崩崖人見可畏李斯書世為冠
蓋不易施平張芝經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

四賢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各一時絕妙

唐韋續書品優劣曰李陽冰書若古釵倚物力有萬

夫李斯之後一人已

篆一人

梁昇卿如驚波往來巨石前

却盧藏用如露潤花妍煙凝修竹張庭珪如古木崩沙

花開映竹韓擇木如龜開萍葉鳥散芳洲史惟則如雁

足印沙深淵躍魚

八分書五人

薛稷如風驚苑花雪惹山柏

蕭誠如舞鶴交影騰猿在空韋陟如蟲穿古木鳥踏花
枝李邕如華岳三峰黃河一曲蔡邕如古質放意自如

一家宋儋如暮春花發夏柳低枝徐浩固多精熟興有
異趣顏真卿如鋒絕劍摧驚飛逸勢沈千運如飢鷹殺
羽忍疲筋骨關採如淵月沉珠露花濯錦鄭虔如風送
雲收霞催月上李璿如垂藤差池古木將折吳郁字體
綿密不謝當時賴文雅如騰沙鬱霧翻浪揚鷗賀知章
縱筆如飛酌而不竭何昌裔子敬餘波時時可觀宋之
望天性卓絕而功未深張從申遠近稱善獨步江外李
清吉變化自逸代有斯人釋元悟骨氣無雙迥出時輩

釋湛然子書之後難可比肩釋宗簡臨寫逸少時有亂

真

真行書二
十二人

張旭筆鋒詭怪點畫生意孫過庭丹崖絕

壑筆勢堅勁張懷瓘繼以章草新意頗多張芬孤松聳
身弱草垂露張彪孤峰削成藏筋露骨鄔彤寒鴉栖木
平崗走兔陸曾驚波躍魚深水潛龍史鱗逸氣雄振超
然不羣梁耿錯落魚文縱橫鳥跡房黃婉美分靄春鶯
欲嬌沈益春鷺窺魚秋蛇赴穴釋懷素援毫掣電隨身

萬變

草書十
二人

增跋題宋歐陽修跋王獻之法帖曰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翫而想見其人也 黃庭堅題東坡字後曰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鬮已醉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

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譚弄皆有義味真神仙
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題蔡君謨書

曰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
態處 黃伯思跋法帖逸少書後曰玉局翁云希白作

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為勝
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
施鞚勒時有驟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
摹楊許書法乃佳耳 又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曰米

襄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填郭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填乃造微耳 元元好問跋金國名公書曰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為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胡過未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

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
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父子吳深州彥高高待制子
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為一時任高麓趙黃山趙
禮部龐都運才御史集賢季宏王都勻清卿許司諫道
真為一時若黨承旨正書八分開閑以為百年以來無
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
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
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

園清夜惜也 袁裒題善學纂要後曰專工氣韻則有

旁風急雨之失太守繩墨則貽叉手并脚之譏古人所
以窮極絕巧者以得真蹟臨摹也心融神會意達巧臻
生變化於毫端起形模於象外必如庖丁之目無全牛
由基之矢不虛發斯為盡美雖然黃太史有言士大夫
下筆須使有數萬卷書氣象始無俗態不然一楷書吏
耳初何足云 明王世貞跋懷素自序帖曰此帖如并
州勁鐵北山迅鷹奇矯無前獨冠諸種然坐此亦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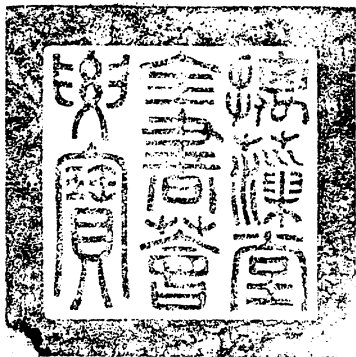
與二王盟僅屈強江淮耳真蹟歷數相臣家歸陸冢宰
近聞一總帥以八百金購之復入平津邸矣於乎素師
不習蓮花梵字作此有為跡墮落縑素伴朱提入紫闥
宛轉粉黛間對肥肉大酒不亦重痛辱哉安得祖龍火
了此累劫障為快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六

謹案第十七頁前六行詭形怪狀翻合宜刊本合
宜訛令癡據全唐詩改

第二十四頁前一行巧妙如神刊本巧訛功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蔣瞻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八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五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巧藝部四 畫

畫一

增廣雅曰畫類也

爾雅曰畫形也

考工記曰設色

之工謂之畫

說文曰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

釋名曰畫挂也以彩色挂物象也

原淮南子曰宋畫

吳冶甚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也

論衡曰人好觀

雅

增廣雅

圖畫夫所畫者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觀其言
行古昔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

宋宗炳畫敘曰豎畫三寸實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
體百里之迴 文賦曰若五彩之相宣 增曹植曰存
乎鑒戒者圖畫也 張彥遠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
助人論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
然非由述作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
之意也是知書畫異名而同體洎有虞作繪繪畫明焉

又曰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 又
引顏光祿曰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
圖識字學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 又曰夫象物必
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立意而
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 又曰古之嬪嬙織而曾
束古之馬喙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
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 又曰界
筆直尺是死畫也守其神專其一是真畫也 郭熙山

水訓曰林泉之致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
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此豈不快人意適
獲我心 又曰畫山水有體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
為小景而不少看山水亦有體以林泉之心臨之則價
高以驕侈之目臨之則價低 又曰春山豔冶而如笑
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妝冬山慘澹而如睡
安陽集鈔曰韓穉圭云觀畫之術唯逼真而已得真
之全者絕也得多者上也非真即下矣 宣和畫譜曰

藝也者志道之士所不能忘畫亦藝也進乎妙則不知
藝之為道道之為藝 又曰昔有論山水者曰倘能於
幽處使可居於平處使可行天造地設處使可驚嶄然
巖險處使可畏此真善畫也 鄧椿畫繼曰畫者文之

極也 又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萬物悉皆含
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
也曰傳神而已矣 湯垕畫鑒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
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何哉蓋物之至清畫者當以

意寫之不在形似耳 歐陽修曰蕭條澹泊此難畫之

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飛走遲速意近之物易見而閒和嚴靜趣遠之心難形若乃高下向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耳非精鑒之事也 蘇軾傳神記曰傳

神之難在目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頰影使人就壁摹之不作睂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為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 王元美四部稿曰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絕矣

畫二

原世本曰史皇作畫 增商書曰高宗夢帝賚予良弼
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太平御覽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
價暮年而不得象過實也 莊子曰宋元君將畫圖衆
史皆至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僊僊然不趨
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嬴君曰可
矣是真畫者也 原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工之名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

難孰最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旦暮於前不可
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增韓子曰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與繇莢者同狀周君大
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
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
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
然其用與素繇莢同 原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

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敬君居常饑寒其妻端正敬

君工畫貪賜畫錢去家日久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

笑風俗通曰門戶鋪首謹案百家書云公輸班之水

見蟲曰見汝形蟲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蟲引閉其戶

終不可得開般遂施之門戶云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

來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

之勢可照百餘步三齊記曰秦始皇見海神使左右

巧者以足畫之 王子年拾遺記曰烈裔塞涓國人秦

皇二年本國獻之口含丹墨噴辟成龍獸以指歷地如
繩界之轉手方圓皆如規矩度方寸內五嶽四瀆列土
備焉 原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
周公負成王圖於是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 漢書

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乏食陳平使畫工圖美
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姿質若是將欲獻單于
閼氏以為然從容言於單于乃始得出 又曰甘露三

年單于始入朝上忽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二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
死詔圖畫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閼氏日磾見畫嘗拜向
之涕泣 又曰元帝宮人既多乃令畫工圖之欲有呼
者輒披圖召之其中常者悉皆行貨賂王昭君姿容甚
麗志不可苟求工遂毀其狀後匈奴來和求美女於帝
帝以昭君充行既召見而惜之名字已去不欲中改於
是遂行 東觀漢記曰宋弘嘗燕見御坐新施屏風圖

畫列女世祖數顧視弘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撤之

後漢書曰永平初馬援女立為皇后顯宗圖畫建武
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
圖言於帝曰何故不圖伏波像帝笑而不言 增漢書

曰孝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
古畫圖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後漢書曰趙岐
多材藝自為壽藏於郢城畫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人

居賓位自居主位各為贊頌 異物志曰建州蒲城縣

山有獸名駭神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張
衡往寫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人畫故不出也
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地今號為
巴獸潭 原孫鳩之述畫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
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風圖熱者復覺涼 增續齊
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見白獺愛之不可得徐邈曰獺
嗜鱖魚遂畫版作鱖魚懸岸羣獺競來一時執得 名

畫記曰曹不興之青谿見赤龍出水上寫獻孫皓皓送
祕府至宋陸探微見而異之因旱取置水上應時蓄水
成霧累日霽霈拾遺記曰吳王趙夫人善畫能於指

間以綵絲織為龍鳳錦跽為機絕王嘗歎魏蜀未平思
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於方帛上繡作五岳列國
圖跽為鍼絕又以膠續髮絲作輕慢跽為絲絕原世

說曰晉陵顧凱之善畫絕世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
仲堪曰我形惡卿不煩耳凱曰明府正當為眼耳若明

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 又曰顧長康畫

人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何事如此曰四體妍媸本無

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又曰顧凱之畫裴

叔則頰上益三毛看畫者定覺益三毛如有神明殊勝

未安時 又曰顧畫謝幼輿在巖石裏人問所以顧曰

謝云一丘一壑自謂過之此子自宜置丘壑中 又曰

顧長康道畫云手揮五絃目送飛鴻難 增世說曰

鍾會嘗詐作荀勗書就勗母取寶劍去會於時方造宅

勗潛往畫會祖父形於壁會兄弟入門見之感慟乃廢宅世說補曰岳柱年八歲見何澄畫陶母翦髮圖指手間金釧詰之曰此可易酒何用翦髮何大驚即易之獨異志曰管輅年七八歲時與鄰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續博物志曰張華博覽圖籍千門萬戶畫地成圖山堂肆考曰晉弘農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畫莊周垂綸之像命嵇含為贊含援筆即成云畫真人於剡桶之室載退士於進趨之堂可謂託非

其所可弔而不可賀也 晉書曰龍舒長鄧林婦病篤

醫巫皆息意韓支為筮之使畫作野豬著卧處屏風上
於是遂瘥 又曰戴逵就范宣學范見戴畫以為無用
之事戴乃畫南都賦圖范觀畢嗟歎甚以為有益 宋

書曰謝莊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
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南史曰元帝自圖宣尼
像為之贊而書之時謂三絕 梁書曰元帝長子方智
能寫真坐上賓客隨意點染即成數人問兒童皆識之

又曰武帝嘗欲徵用陶弘景弘景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則逶迤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時號山中宰相 名畫記曰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張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 又曰江陵天皇寺內有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及孔門十哲帝怪問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以此殿有宣聖像不令圯毀 四明圖經曰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僧繇畫龍於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

與龍闕 博物志曰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

為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

魅 北齊書曰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嘗於廳事壁上畫

蒼鷹鳩雀不敢近 又曰楊子華畫馬於壁夜聞蹄齧

圖龍於素雲氣縈集天下號為畫聖 南部煙花記曰

陳宮人佩玉盡畫鸞鳳 隋書曰煬帝於東都觀文殿

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法書西曰寶蹟臺收古名

畫 名畫記曰鄭法士求楊契丹畫本楊引鄭至朝堂

指宮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 見聞志曰閭立

本初觀張僧繇舊蹟曰定虛得名爾明日又往曰猶是
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
下十餘日不能去 畫斷曰王摩詰輞川圖山谷鬱盤
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國史補曰王維見庾
敬休屋壁畫按樂圖指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疊第一
拍也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 明皇雜錄曰天
寶中明皇忽思蜀道嘉陵山水假吳生馳驛寫貌及回

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并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之
嘉陵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成時有李思訓亦畫大同
殿壁累月方畢明皇曰思訓數月之工道子一日之蹟
各極其妙也 畫斷曰陳閔畫馬榮遇一時明皇令韓
幹師之幹曰臣自有師今陛下廐馬皆臣師也 西陽
雜俎曰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其馬毛色骨
相馬醫未嘗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真馬中固無
也忽值幹幹亦驚曰真是吾設色者至舍視所畫馬脚

有一點墨缺方知是畫通靈矣 又曰范山人能水畫

掘地為池具丹筆墨硯援臂叩齒縱毫水上經三日搨
以繳絹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 又

曰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有甯采所圖竹林會甚工
坐客柳成盼圖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我當入彼
中治之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摸索不獲食頃自
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籍相獨異吻
若方笑甯采亦不復認矣 見聞志曰張璪畫山水松

石手握雙管一時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幹 山堂肆

考曰世畫鷺鳥欲示其猛鍾隱所作鷗子坐枯枝上貌
甚閒暇注目草中之鶴所謂鷺鳥之擊必匿其形使人
想其霜拳老足定無虛下也 宣和畫譜曰杜子瓌嘗

云我作圓光時心游海上遐想日出扶桑蒼蒼涼涼故
脫略筆墨使妍澹無迹宜他人所不能到也 方鎮編

年曰錢鏐鎮吳越有名畫二三十人號鷺手校尉伺北
方士子流移來者咸寫貌以聞擇清脩有福相者用之

胡岳渡江工以貌奏鏐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山堂肆考曰陳季卿遊青龍寺見東壁褰瀛圖指曰

安得自渭達河至家乎有終南山翁在旁笑曰此不難

命折竹葉作舟置圖上令季卿熟視久之覺波浪大起

葉舟漸巨恍然登舟旬餘抵家迴舟來寺時止一更山

翁尚擁褐而坐 圖繪寶鑑曰徽宗雅好書畫興學校

藝如取士法作花鳥點睛多用墨漆隱然豆許高出縑

素 畫繼曰徽宗閱御府圖畫思許分賜羣臣皆斷佩

折巾以爭先帝為之笑 詞林海錯曰李伯時畫天廡

滿川花放筆而馬死 宋稗類鈔曰宋初脩老子廟廟

有唐吳生畫壁一隱士購得之閉門不出者三年廟成

壁當再畫有老畫工就西壁隱士就東壁各畫天帝及

成工來觀初有不許之色漸觀其次迤邐咨嗟擊節及

見輦中人工媿駭下拜曰先生之才不可當也或問之

工曰前驅賤也近侍清貴也至於輦中人則龍姿日表

也此余所知者今先生所畫前驅吾近侍也近侍吾輦

中人也洎觀輦中人其神宇氣象蓋吾生平未嘗見者

隱士曰此畫天上人也若爾所畫人間人耳 宋孫穀

祥野老紀聞曰郭忠恕畫天外數峰略有筆墨使人見
而心服者在筆墨之外也 畫繼曰陳用志善山水宋

復古見其畫曰此畫信工但少天趣耳當先求一敗牆

張絹素朝夕觀之隔素見敗牆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

水之勢神領意造恍然見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
則隨意命筆自然景皆天就不類人為是為活筆 見

聞志曰文同墨竹富瀟灑之姿逼檀欒之秀疑風可動
不苟而成 又曰東坡得蒲永昇畫水二十四幅每展
觀之則陰風襲人毛髮為立 圖繪寶鑑曰李成唐宗
室避地營丘畫師闕仝凡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
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 宋郭熙林泉高致曰畫
亦有相法李成子孫昌盛其山脚地面皆渾厚闊大上
秀而下豐合有後之相也 圖繪寶鑑曰徐熙畫花木
禽魚蟬蝶蔬果妙奪造化骨氣風神為古今絕筆 揮

塵錄曰宣和中蘇叔黨遊京師忽有人傳旨宣名召叔黨登車以物障其前約行十餘里抵修廊入一小殿上已先坐諭云聞卿是蘇軾之子善畫窠石適有素壁欲煩一掃黨再拜承命須臾而成上起身縱觀錫賚極渥復循廊登輿而出亦不知經從何地但歸來如夢復如癡也 宋王楙野客叢書曰曾雲巢畫草蟲予問何所傳笑曰某自少時取草蟲籠而觀之窮晝夜不厭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復就草地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

落筆之際不知我之為草蟲草蟲之為我也此與造物
生物之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圖繪寶鑑

曰米友仁元章子能傳家學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
而成不失天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 又曰李昭長於

墨竹自云他人以蕭疎為能余以重密為巧吾一派不
讓文湖州也 瑯嬛記曰管夫人性嗜蘭梅下筆精妙
不讓水仙有時對庭中修竹亦自興致不能自休 圖

繪寶鑑曰耶律題子從北院樞密使侵宋宋將有因傷

而仆者題子乃繪其狀以示宗咸嗟神妙 中州集曰

金遽然子趙滋畫入能品嘗過長清一禪寺僧言五派

傳授圖大不易作滋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他日以

舊本證之不差毫末 楊升菴集曰金末河水凍成龜

文又有花卉鳥獸之狀巧過繪縷此天畫也 元史曰

英宗居東宮大司農達實布哈畫幽風圖以進帝命置

圖東宮俾太子時時觀省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張士

信使人持絹以幣求倪元鎮畫元鎮怒曰予生不能為

王門畫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

妮古錄曰倪迂畫可

稱逸品元之能者雖多然率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黃子久特妙風格王叔明奄有前規而三家未洗縱橫習氣獨雲林古澹天然米癡後一人而已偃曝餘談曰元四大家李沕粗硬無士人氣王沕虛和蕭散此又慧能之禪非神秀所及也至郭忠恕馬和之又如方外不食煙火人另具一骨相者陸深金臺紀聞曰周元素善畫太祖一日命畫天下江山圖元素

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摹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太祖援毫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賀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太祖笑而領之列朝詩小傳曰王履工繪事嘗遊華山見奇秀天成因屏去畫家舊習作圖四十幅有問何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如是而已又曰高澂畫居逸品有宋生者病瘡激過之酒酣潑墨寫菊數本及奇石脩竹寒香飄拂涼風颯然宋躍起視之病霍然

良已 王弇州四部稿曰沈周字啟南凡宋元名手一
一能變化出入或謂倣諸家筆意俱奪真獨於倪元鎮
不似蓋老筆過之也 列朝詩小傳曰何景明為中書
時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謝曰好畫無汚吾題
也其氣節如此 又曰史忠號癡翁嘗訪沈石田於吳
門沈他出堂中有素絹史潑墨成山水不通姓名而去
石田曰此必金陵史癡也 又曰顧益卿開府遼陽以
兩簞求董文敏畫一為益卿一為山人王承父乃畫承

父而返益卿簪裾馬上君子未嘗得一筆

畫三

原五彩

八物

書曰作繪宗彝者會五彩以作畫也宗彝注畫此八物於衣服也

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

成文

比象

禮曰五色成文而不

亂傳曰五色比象謂車服三辰日月星辰也

彰施

象則

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受采

設色

禮曰白受采

下見

善惡

難易

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有堯舜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廢興之禮

也韓非曰畫狗馬者難為功圖鬼神者易為功

畫虎

畫蛇

馬援戒兄子曰學杜季梁

不成猶畫虎不成反類
狗也 國策為蛇畫足

畫堂

藻枕

漢太子生於甲
觀畫堂 子曰

藏文仲山節藻枕何如其
知也注畫枕為草文也

拍趣

儀形

心匠

天

真

目想

心存

手澤

筆精

增六法

三品

南齊

謝赫古畫品錄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
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

曰傳移模寫 圖繪寶鑑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
窺其巧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

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
不失規矩謂之能品

八格

十門

潘確類書曰畫
有八格石老而

潤水澹而明山要崔嵬泉宜灑落雲煙出沒野徑紆回
松偃龍蛇竹藏風雨 宣和畫譜曰畫凡十門道釋門

人物門宮室門番族門龍魚門山水
門畜獸門花鳥門墨竹門蔬果門

三史

四聖

唐張

彥達名畫記曰凡人間藏蓄必當有顧陸張吳著名卷軸方可言有圖畫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諸雜迹為百家又曰典刑當首虎頭精神故推道子衛協調古探微功新可謂

五等

六要

又曰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

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圖繪寶鑑曰畫有六要氣韻兼力一也格制俱老二也變異合理三也彩繪有澤四也去來自然五也師學舍短六也

全馬

成竹

名畫記曰李伯時工畫馬

每過太僕廐舍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概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信心手落筆自然超妙東坡記曰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

即逝矣

潑絹

投縑

朱景元畫斷曰王洽善潑墨故號王墨酒酣之後先以墨潑絹脚蹋

手捫隨其形象爲山爲水爲石爲樹倏忽造化不見其墨汚之處宣和畫譜曰韓幹工畫馬忽一夕有人叩

門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他日有送百縑來致謝而卒莫知其所從來則所謂鬼

使者

繪圖

影壁

山堂肆考曰宋熙寧七年久旱百姓遷移迷竄鄭俠繪流民圖以獻

宋鄧椿畫繼曰楊惠之塑山水於壁郭熙見之遂出新意令巧者以手捨泥於壁或凹或凸俱所不問乾則以墨隨其形迹暈成峰巒林壑加之樓閣人物之屬宛然天成謂之影壁

耳鑒

卧遊

夢溪

筆談曰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售此所謂耳鑒名畫記曰宋宗炳嘗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遊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凡所遊歷皆圖於壁坐卧向之

吹雲

彈雪

又曰古人畫雲需濕綃素點綴輕粉縱口吹之謂之吹雲
列朝詩小傳曰陳汝言訪王叔明會大雪欲圍雪

景而難於設色汝言沈思曰得之矣為小
弓矢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叫絕

色訣意

匠

孔帖曰周長史偏得色訣常理采色於雷下旋取飛
用杜甫丹青引曰詔謂將軍拂絹素意象慘澹經

中營

墨暈

白描

畫鑒曰花光長老仲仁以墨暈作梅
如花影然別成一家所謂寫意者也

潛確類書曰李公麟工白描人物
圖繪寶鑑曰趙孟堅善水墨白描

八駿

六鶴

見

志曰周穆王八駿圖晉武帝時所得古本乃穆王時畫
黃素上為之腐敗昏潰而骨氣宛然逸狀奇形實亦龍

之類也遂令史道碩模寫之又曰黃筌寫六鶴一曰
啖天二曰警露三曰啄苔四曰舞風五曰梳翎六曰顧

步

通靈

入神

上詳畫二山堂肆考曰唐王維字
摩詰畫師入神名盛開元天寶間

刺心

封臂

宣和畫譜曰顧愷之畫鄰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圖繪寶鑑曰戴琬宣

政間在翰林恩寵特異工鉗毛花竹嘗得入閣供奉後因求者甚衆徽宗聞之封其臂不令私畫故傳世者鮮

畫隱

畫禪

妮古錄曰黃魯直云李侯畫隱百寮底畫隱字未經人用文五峰却有此印

又曰董玄宰

有印曰畫禪

傳模

畫被

見聞志曰獻穆公主喪明仁宗親畫龍樹菩薩命侍

詔傳模鏤版印施

宣和畫譜曰李公麟字伯時號龍

眠居士初喜畫馬有道人教以不可習恐流入馬趣公

麟悟其旨更為佛道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

被作落筆狀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

自娛

返購

圖畫見聞志曰李成山水寒林神化精靈絕人遠甚開寶中都下王公貴戚屢馳書

延請成多不答學不為人自娛而已圖繪寶鑑曰明姚綬畫法吳仲圭三絕之亞摩成圖或售於人厚價返

購之自
重如此

原寫龍形

圖佛像

葉公好龍居室皆雕畫以寫龍形於是天龍聞

之而下葉公驚走乃知所好非真龍後漢書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增

早入室

遠擅場

杜詩曹將軍丹青引曰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又詩曰畫

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無聲詩

沒骨圖

圖繪寶鑑曰明毛良寫山水師米元章雲

霞出沒天然之妙著無聲詩曲盡畫法之奧見聞志曰李少保端頰有圖一面皆無筆墨惟用五彩布成旁題云翰林待詔臣黃居寀等定到上品徐崇嗣畫沒骨圖以其無筆墨骨氣而名之

金錯

刀玉畫義

宣和畫譜曰南唐後主李煜善書畫書作顫筆樛曲之狀謂之金錯刀畫亦清爽不

凡別為一格故唐希雅初學李氏之錯刀筆後畫竹乃如書法有顫掣之狀圖畫見聞志曰張文懿性喜書

畫今古圖軸襍積繁夥銓量必當愛護尤勤每張畫必先施帶幕畫義以白玉爲之

倒影牛

走水獺

又曰胡九齡工畫臨水倒影牛人多稱之魏氏春秋曰徐逸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羣獺

集焉

蠶蝶至

雷雨垂

蔭光錄曰王耕善畫牡丹最佳春日張於庭廡間則蠶蝶萃至

下見杜甫題韋僊雙松歌

麋鹿姿

龍鳳質

山堂肆考曰宋朱元晦贈郭拱辰序

云拱辰嘗爲予作大小二像宛然麋鹿之姿林野之性東坡贈寫御容妙喜師詩曰平生慣寫龍鳳質肯顧

草間猿

傳神竹

寫生花

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東坡觀過畫竹詩曰老可

與獐

傳神

東齋記事曰蜀有趙昌善畫花每晨

露統闌諦玩手中調色寫之自號寫生趙昌

露天真

奪造化

圖繪寶鑑曰朱芾天真發露怪奇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下見畫二

五丈

水 三時山

圖畫見閑志曰戚文秀工畫水嘗見傍題云中有一筆長五丈既尋之果有一筆超

騰四指實逾五丈又曰張詢善畫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

三時

埽驂騮

傳蝴蝶

杜詩曰戲拈秃筆埽驂騮倏見麒麟出東壁宣和畫譜

曰唐滕王元嬰善作蠶蝶能巧之外曲盡精理王建宮詞云傳得滕王蛺蝶圖者是也

善命意

俱忘形

又曰道士徐知常畫神仙事蹟明其本末位置有序仙風道骨飄飄凌雲蓋善命意者也

山谷題黃斌老畫竹詩曰酒洸曾次不能平吐出蒼竹歲崢嶸卧龍偃蹇雷不驚公與此竹俱忘形

止啼兒 下歌女

長堅續志曰元澹善畫嘗至僧寺畫一婦人乳一小兒於壁間後遇夜有

兒啼聲僧怪之以語澹澹笑曰欲止啼甚易耳舉筆添乳入口自此啼聲遂止元和初士人見古屏上婦人

下歌曰傳傳少女娟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
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士人叱之忽上屏

六

扇屏

八幅障

歷代名畫記曰薛少保稷外祖魏文貞
公富有書畫稷銳意摸學善花鳥人物

畫鶴尤知名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也 又曰張
璪工樹石山水嘗畫八幅山水障在長安平原里

洗

煩惱

奪精神

畫繼曰仲仁住衡州花光山為山谷作
梅數枝及煙外遠山山谷乃作詩記卷

末雅聞花光能墨梅更乞一枝洗煩惱寫畫南枝與北
枝更作千峰倚晴昊 又曰朱漸宣和間寫六殿御容

俗云未滿三十歲不可令朱
待詔寫真恐其奪盡精神也

漆點睛

彩塗白

畫繼
曰徽

宗筆墨天成衆體兼備獨注意翎毛多以生漆點睛隱
然且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衆史莫及也 又曰西天

中印度那蘭陀寺僧多畫佛及菩薩羅漢像以西天布
為之先施五藏於畫背乃圖五彩於畫面以金或朱紅

作地謂牛皮膠爲觸故用桃膠合柳枝水甚堅漬中國不得其訣也

曹吳體 褒鄂骨

張彥遠名畫記稱北齊曹仲達工畫梵像唐吳道子筆勢圓轉而衣服飄舉曹之筆其體稠疊而衣服緊窄故後輩稱之曰吳帶當風曹衣出水 胡銓贈劉琮序曰鄉老劉琮慶先天機清到得金粟影筆法恨無褒鄂之羊骨以發其奇逢

貓逼鼠

雉驚鷹

圖繪寶鑑曰宋靳青絳之驛卒也遇異人得道

畫貓能逼鼠 宣和畫譜曰黃筌成都以工畫得名資諸家之善而筆意豪贍脫去格律廣政癸丑歲嘗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於殿陛之下誤認雉爲生掣臂者數四蜀主孟昶嗟異

寒熱圖

生枯筆

注並見前

十二忌

十三科

潛確類書元饒自然曰畫有十二忌

一曰布置拍密二曰遠近不分三曰山無氣脉四曰水無源流五曰境無夷險六曰路無出入七曰石止一面

八曰樹少四枝九曰人物偃僂十曰樓閣雜錯十一曰
滄澹失宜十二曰點染無法 畫鑑曰世俗論畫有十

三科山水打
頭界畫打底

翻雲光

卷寒雨

畫繼曰王詵字晉卿
尚蜀國公主從事書

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東坡贈詩云錦
囊犀軸堆象牀又竿連幅繡雲光 林子來題文與可

山水詩曰經思天邊望歸路錯認江鄉舊
洲者能傳萬里在尺素揮灑秋毫卷寒雨

三花馬

五色筆

圖畫見閩志曰唐開元天寶間世尚輕肥三花
飾馬韓幹畫貴戚閔馬圖中有三花馬三花者

翦破為三料白樂天詩云鳳牋書五色馬鬣翦三花
李總大唐奇事曰康廣者魯人也因采藥於泰山遇一

人有若隱士謂廣曰我能畫可奉君法但密藏焉因懷
中取出五色筆以授之中都縣李令者性好畫知其事

命廣畫廣不得已乃於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赴敵其
尉趙亦堅命之廣又於趙解壁上畫鬼兵百餘狀若擬

戰其夕兩處鬼兵出戰李
及趙不敢留遂毀所畫

通神手

生春手

日李思

訓畫大同殿壁明皇曰卿所畫夜間水聲真通神佳手
也王氏彙苑曰張藻畫松應手生春枝則潤澤如春

呼真真

叫奇奇

杜荀鶴松窗雜記曰唐進士趙顏
得一軟幃圖一婦人甚麗曰世無

其人也如可生顏約為妻畫者曰此名真真呼之百日
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
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顏事箕帚終歲生
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余有神劍可斬之真真謂
顏曰妾南嶽仙也無何圖妾形呼妾名既不奪君顏而
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酒
觀舊畫已添一孩子圖繪寶鑑曰王元通工山水師
李成為人豪逸每畫竟大叫奇奇數聲乃得意筆也

三笑圖

百戲圖

山堂肆考曰東坡書三笑圖後云
近於士人處見石恪畫此圖三人

者皆大笑至於衣冠手足皆有笑意
又曰蜀石恪滑稽
稽玩世畫筆豪放嘗作鬼百戲圖鍾馗夫婦對案置酒
供張果散及執事左右皆各述其情態前
有大小鬼數十合樂呈伎倆曲盡其妙

巾濡墨

髻抵絹

畫鑑曰陳容公儲畫龍得變化之意潑墨成雲
吳水成霧醉餘大呼脫巾濡墨信手塗抹然後

以筆成之曾不經意而皆得神妙
名畫
記曰王默醉後以頭髻取墨抵於絹畫

原桓玄竊

畫元君圖畫

顧愷之以一廚畫寄桓玄玄發廚後竊
之而緘閉如故愷之直云妙畫通神變

化去矣
下見畫二

點屏成蠅

誤筆成牛

曹不興誤點屏風
因就畫為蠅孫權

謂是真以手彈之王獻之善丹青桓
溫使畫扇筆誤落因畫為駮犢牛甚妙

僧繇點眼

周昉傳神

張僧繇安樂寺畫二龍云點睛即飛去人為
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上天不點睛者

猶在 雜色後素 舐筆和墨 周禮凡畫繪事雜五色後素功注云素白采是也

下見 畫二 象生於意 物無遁形 擬諸形容 象其物

宜 容止可觀 進退可度 增藝畫術畫 法畫界

畫 圖畫見閩志曰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雀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令黃筌於

庭之西隅畫野雀一隻則無有集禽之衆蜀主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 潛確類書曰

趙集賢子昂教其子雍作界畫云法畫或可杜撰騙人至界畫未有用工合法度者 刮造化

窟 竊天地工 杜詩畫鵲行曰乃知畫師妙巧刮造化 司馬君實謝人惠草蟲扇詩曰吳

僧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 遠澹近濃 畫見夜隱 唐 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工 吳

融畫山水歌曰一片石數株松遠又澹近又濃不出門庭三五步望見江山幾萬重海外記曰宋太宗時李

至獻畫牛畫則齧草闌外夜則歸卧闌中莫曉其理僧贊寧曰此幻藥所畫南海倭國有蚌淚和色著物畫見

夜隱又沃焦山有石唐色染物畫隱夜見

意在塵外

色聚毫端

上見畫二李

彭詩曰往時李成寫驟雨萬里古色毫端聚人行深藏鳥不度便覺非復鵝溪素

師物師心

得神得骨

宣和畫譜曰范寬始學李成既悟乃歎曰前人之法未嘗不近取諸物吾與其師於

人者未若師諸物也吾與其師於物者未若師諸心名畫記曰象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

圖凌煙閣

繪太液亭

名畫記曰閻立本朝廷號為丹青神化貞觀十七年詔畫凌煙

閣功臣二十四人圖上自為贊唐書曰文宗太和二年自撰集尚書中君臣事蹟命畫工圖於太液亭朝夕

觀覽

趙家選場

漢帝別室

圖畫見聞志曰梁駙馬都尉趙鼎酷好畫事獨

推至鑒嘗令胡翼品第畫府優劣中品以下有未至者即指示醫去其病或用水刷或以粉塗有經數次方合意者時人謂之趙家畫選場名畫

舞劍助畫擊

鼓成圖

明皇雜錄曰吳道元善畫將軍裴旻請畫天王寺壁道元曰聞將軍善舞舞劍顚作氣以助揮毫

旻欣然為舞道元奮筆立成若有神助孔帖曰張志和善圖山水酒酣擊鼓吹笛舐筆輒成大歷中顧子畫山水布絹於地使數人吹角擊鼓顧子著錦襖錦纏頭飲酒半酣取墨汁寫之寫貌懸堂

傳神置肆

太平御覽曰唐李寶臣為成德軍節度使謂朱滔使曰聞朱公貌如神願因繪事而觀可

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括異記曰成都許畫師善傳神忽

一人敝衣顚顚求畫許笑之其人解衣囊易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許驚曰不知神仙降臨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朱桃椎也求者輻輳許貪畫值每取二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掌其左頰既寤頭遂偏

玉堂

設檻

品餅增花

圖畫見聞志曰玉堂北舊有董羽畫水筆力道勁勢若搖動其下一二尺

頗為雨壞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囑同院韓丕使召名筆完輩之韓乃呼工之赤白者朽壞其半而用朱畫闌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悵累日又曰孫知微字太古畫壽寧九曜令童仁益輩設色其水聖侍從有持水晶餅者因增蓮花於餅中知微既見愀然曰餅所以鎮天下之水吾得之道經今則奚以花為嗟乎畫蛇著足失之遠矣

壁上丹青

殿中綵繪

湖海奇聞曰尤孔昭

後園亭壁上有古畫美女孔昭戲曰得伊豈吝千金及中秋賞月酣歌之際一女捧棹進曰妾鄰女也郎君賞月特助清宵之歡孔昭留宿月餘忽不至畫亦亡唐張讀宣室志曰長安雲花寺殿宇初成有二少年來謁曰某善畫者也寺僧欲閱其筆少年曰某兄弟凡七人未嘗畫於長安諸寺寧有蹟乎後一日七人果至各挈綵繪入殿宇約曰從此去七日慎勿啟戶凡六日無聞僧相語曰此必怪也發戶有七鵲翩翩望空飛去殿中綵繪儼若惟西

雲峰畫範

溪山畫筭

圖畫見聞志曰翟院深少

為伶官會擊鼓忘其節奏太守面詰之乃曰院深雖賤品天與之性好畫山水向擊鼓次偶見雲聳奇峰堪為畫範難明兩視忽亂五聲宋王炎題遠山平林圖詩是處溪山皆畫筭

蔡邕三美

鄭

虔三絕

東觀漢記曰蔡邕字伯喈工書畫善鼓琴年六十一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於省兼命

為贊及書時稱三美
孔帖曰唐鄭虔善圖山水
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明皇
署其尾曰鄭虔三絕
解

衣槃薄

登樓揮染

圖繪寶鑑曰王洽能潑墨成畫沈
酣之後解衣槃薄脫去筆墨畦町

自成一種意度
天中記曰碩駁之建層樓為畫所疾
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
失涼皆過天地明朗乃染

毫登樓去梯
妻子罕見之

王宰真跡
惠崇小景

見後杜詩
山堂肆考曰僧惠

崇善畫鵝雁鷗
鷺尤工於小景

寒汀煙渚

疊嶂危峰

潛確類書曰
荆公詩注云

僧惠崇善為寒汀煙渚瀟灑虛曠之狀

又曰李成營

丘人善畫山水林木當世稱為第一
史館劉鰲見成山

水圖愛之有詩曰六幅冰綃挂翠庭
危峰疊嶂鬬崢嶸却因一夜芭蕉雨
疑是巖前瀑布聲識者以為寶錄

六馬滾塵

五龍生霧

龍城錄曰唐寧王善畫馬花
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

皇最愛玉面花驄謂風駿霧鬣纖悉備具後壁上止存五馬信知神物變化不測也文苑彙雋曰唐吳道子

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

每天將大雨即生煙霧

纖意新意

至藝絕藝

圖畫見聞

志曰僧居寧妙工草蟲梅聖俞贈詩云草根有纖意醉墨得已熟又謝赫古畫品錄曰顧駿之始變古則今賦

彩製形皆創新意若庖犧始更卦體史籀初改書法

又曰劉永徧求諸家山水采其所長而倣之一日復觀

闌全畫俄歎曰是乃得名至藝者乎宣和畫譜曰侯翌

學吳道子作道釋落墨清駛行筆勁峻峭拔而秀絢麗

而雅畫家

金碧輝映

峰巒清深

圖繪寶鑑曰李思訓官至左武衛大

之絕藝也

將軍畫皆超絕尤工山水林泉筆格道勁得湍瀨潺湲煙霞縹緲難寫之狀用金碧輝映為一家法又曰董

源樹石幽潤峰巒清深

形影自分

向背不失

圖繪寶鑑

議者謂得山之神氣

曰劉宗道作照盆孩兒以手指水影影亦相指形影自
分畫繼曰程堂好畫鳳尾竹其梢極重作回旋之勢

而枝葉不失向背

日中月季 正午牡丹

又曰徽宗建龍德宮成圖畫屏壁皆

極一時之選上一無所稱獨顧壺中殿前柱廊拱眼斜
枝月季花問畫者為誰褒錫甚寵皆莫測上曰月季鮮
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榮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
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歸田錄曰歐公得一古畫牡丹
丹下有貓吳正肅公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
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朝暮不同黑睛如線乃正
午貓眼也

現相觀音

應運羅漢

畫繼曰僧智平畫觀音南商毛大節得其像以

歸過海風浪大作開展懇祈光相忽現如大月輪良久
之間已數千里圖畫見閩志曰王齊翰工畫佛道人
物開寶末有步卒李貴入佛寺得所畫羅漢十六軸尋
為商賈劉元嗣購得齎入京師復於一僧處質錢後僧

以過期拒贖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督出其畫覽之嘉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運

羅漢

十光佛像

六殿御容

宣室志曰興福寺有隋朝佛堂蔡生畫十光佛於北

壁貞觀初寺僧以年月稍久欲新其製忽一日有僧十人俱白皙清瘦貌甚古相次而來列席食畢偕起入堂忽不見羣僧相顧驚歎者久之因視北堂中十光佛其風度與十人果同自是不敢毀其堂且用旌十光之異也下

無朝市氣

得滄洲趣

圖繪寶鑑曰王齊翰金陵人事江南李後

見前

主畫多思致好作山林丘壑隱巖幽厓無一點朝市風埃氣圖繪見聞志曰皇弟嘉王畫墨竹圖位置巧變

復愛狀鰕魚蒲藻筍簪蘆花雖居紫禁之中頗得滄洲之趣

夙世餘習

前身畫

師宣和畫譜曰李得柔祖守濮州有道士尹可元者犯法當死因緩之以免尹妙丹青臨羽化日自念云願

生李族以報厚德後得柔母夢一黃冠來扣門寤果生
子今得柔是也得柔幼喜讀書工詩文至於丹青之技
不學而能益驗其夙世之餘習焉 王唐詰
工畫嘗自製詩曰當世諺詞客前身應畫師 成則驚

人

出遠無對

圖畫見聞志曰五代韋道豐江夏人善
畫寒林逸思奇僻不拘小節當代珍之

然經歲月方成一圖成則
驚人 下見後黃庭堅詩

醉中灑壁

醒後畫地

筆談

曰永嘉僧釋仁善畫松一日夢見四百條龍自是畫松
臻於神妙每醉揮墨醒後乃補之形狀極於奇怪嘗醉
永嘉市中顧竹壁取拭盤布濡墨灑其上來日少增脩
為狂根枯枿人服其神 東齋記事曰蜀李懷袞善畫
山水雖夜中酒醒或睡覺得意時急起
畫於地遲明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畫也 精神清潤

態度纖濃

圖繪寶鑑曰趙伯駒字千里善山水花禽竹
石尤長於人物精神清潤能別狀貌使人望

而知其詳也 宋岳珂程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已圖態度纖濃曲盡其妙

咄咄逼真 多

多益壯

圖繪寶鑑曰元陳琳善山水人物花鳥俱師古人無不臻妙見畫臨摸咄咄逼真論者謂宋南

渡二百年工人無此手也 圖畫見聞志曰郭熙工畫

山水寒林施為巧瞻位置淵深雖復學慕營丘亦能自

放胃臆巨障高壁多多

畫家三祖

畫師三靄

山堂肆考

益壯今之世為獨絕矣

曰晉以來顧長康張僧繇陸探微所畫通神為畫家三祖 又曰沙門元靄又有李靄之居金波亭號金波處

士又有李靄俱善

禱獅瘡愈

唾姬病痊

八朝窮怪錄曰顧光

畫號畫師三靄

實能畫有陸溉患瘡經年不療光寶乃以墨圖一獅子令於戶外勝之謂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溉令家人焚香拜之是夕戶外聞有憲宰聲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病乃愈 南史曰

劉瑱字士溫妹為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填乃令畫王像並圖王平生寵姬共照鏡如欲偶寢狀密使媼示妃妃見畫乃唾之罵曰故宜其早死也於是情遂歇

盧舍那光

維摩詰光

名畫記曰張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夜

恒有光發於屋壁又曰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莫有過十萬者長康直打刹注百萬長康素貧衆以為大言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畫維摩詰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僧曰第一日觀者請施十萬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

不古不今

半隱半見

圖繪寶鑑曰駙馬都尉王詵能畫學李成山水清潤可愛又作

著色山水師唐李將軍不古不今自成一家畫繼曰薛判官者不得其名浮休題其所作秋溪煙竹云深墨

畫竹竹明白澹墨畫竹竹帶煙高堂忽爾開數幅半隱半見如自然

無墨無筆 有畫

有詩

邵氏聞見錄曰荆浩云山水之學吳道子為有筆無墨項容有墨無筆王維李思訓之流不數也

蘇東坡曰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

模寫紙窓

影落縑素

圖繪寶鑑曰西蜀李夫人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紙窓明日視之生意具足宣

和畫譜曰端獻魏王夫人王氏以澹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間也

不可

貨取

難以強求

顧元慶雲林遺事曰元鎮晚年流落泊然居貧有富人厚幣贊謁乃笑曰

若亦知有我乎及出扇索畫元鎮不悅裂其幣曰吾畫不可以貨取也畫繼曰張昌嗣作竹必乘醉大呼然

後落筆不可求或強求之必詬罵而走

恥為畫師

號為畫聖

宣和畫譜曰唐

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容與波上喜見顏色詔坐者賦詩召閭立本寫焉閭外傳呼畫師閭立本時立本已為主爵郎中俯伏池左研吮丹粉顧視坐者媿而汗下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儕輩今獨以畫見召遂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下見上文

自作一格獨成一家

圖繪寶鑑

曰道士蕭太虛墨竹墨梅有山林清幽氣象題名作陰文篆字於石上如石刻然自作一格清奇可愛又曰

王冕墨梅萬藥千花獨成一家

難寫精微兼移情性

山堂肆考曰宋胡邦衡云

畫莫難於寫真非寫形似之難寫心之精微為難也畫斷曰郭汾陽壻趙縱令韓幹周昉各為寫真一日汾

陽指問女曰何者最似曰兩畫總似前畫得趙郎形貌後畫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語之姿

釜中龍

躍壁上馬鳴

孔帖曰南唐時有蒼頭持龍水圖求貨或得之將練以為服忽釜中霧起見二

龍騰躍穿壁而去
名畫記曰北齊楊子
華畫馬於壁每夕必聞蹄齧有長嘶聲

天與清新

筆存蒼潤

東坡詩曰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
沈啟南詩曰筆蹤要是存蒼潤畫法還應入

有無
不事小巧
尤工遼勢
善畫竹氣韻飄舉不事小

杜詩曰尤工遼勢古

清江碧岫

賸水殘山

圖

莫比
咫尺應須論萬里

寶鑑曰戰惠淳工著色山水人物甚小青衫白袴烏巾
黃履不遺毫髮紅花綠柳清江碧岫一扇之間有十里
光景
又曰郭文通善山水布置茂密長陵最愛之有
言馬遠夏圭者輒斥之曰是殘山賸水宋偏安之物也

莊周垂綸

彭祖觀井

註見上文
陳靖作彭祖觀井圖銘淳化

中予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客得彭祖觀井圖以為
賦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繪事之工予無所取所慕

者惟彭氏面井而覆之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跼蹐而迎視兢兢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鬪牛掉尾飛雁展頭仇池筆記曰有藏戴嵩是與

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尾入兩股間今尾掉非也又曰黃筌畫飛雁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無兩

展者崔白翎毛趙昌花果山堂肆考曰濠梁崔白雖以敗荷鳬雁得名然尤精

於花竹翎毛圖繪寶鑑曰趙昌廣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輕煙遠岫薄靄平

林臺閣古雅人物清奇張圖雲韶院援毫金

波亭圖畫見聞志曰保壽寺本高力士宅時李涿性好奇古嘗與寺僧同觀寺庫中舊物於破甕內得張

宣所畫石橋圖乃明皇賜力士因留寺中後傳入禁中宣敕取之帝好古一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見上畫

師三
霽注

墨池三兩花 鳳樓十八怨

妮古錄曰趙魏公秀王之後子仲穆

作墨蘭張伯雨題云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仲穆聞之不復

作蘭 圖畫見聞志曰王士元畫法特高有伊尹負鼎鳳樓十八怨四時山水等圖傳於世

起雙

龍於霧外 映五彩於水中 每留素以成雲 或借

地而為雪 怪石虎蹲於路隅 瀑布練飛於林表

覽花蜨而發餘思 養蟲魚以資異趣 麗組長纓得

威儀之搏節 柔姿綽態盡容止之幽閒 十月車徒

流水浮雲之勢 百年時景南鄰北里之娛 飛觀層

樓間以喬林嘉樹 碧潭素瀨綠以芳草新英 中遺
巧飾含毫擅乎六長 外若混成破墨得其三昧 倚
牆寫景具丘壑於胷中 入殿呈圖挾風濤於筆底
拂霧吟風瀟灑極檀栾之狀 駢柯攢影輪囷盡偃蓋
之形 錦囊犀軸象牀堆希世之珍 粉本生綃寶蹟
擁通神之玩

畫四

增三古

太平御覽曰名畫記以漢魏三國為上古以晉
宋為中古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

留天地位

郭熙林泉高致曰凡經營下筆必合天地何謂天地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位

下留地之位中間方立意定景

神盤意豁

又曰畫之處所須冬燠夏涼弘堂邃宇畫之志思須

百慮不干神盤意豁

三停九似

圖畫見聞志曰畫龍者析出三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縑作帷囊

名畫記曰董卓之亂山陽西遷圖畫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

戴逵隱帳

畫繼曰戴逵嘗畫佛

像而自隱於帳中有人有所藏否輒竊聽而隨改之

左圓右方

張鷟朝野僉載曰元嘉少聰俊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羊兼成四十字詩足書一絕六事齊舉號神仙童子

地獄

變相

名畫記曰張孝師曾死復蘇具見冥中事故吳道子見其畫因號為地獄變相名畫錄曰長安景公

寺吳道子畫地獄變相都人咸觀
懼罪脩善兩市屠酤經月不售

圖鍾馗像

宋沈括補筆談

曰明皇病將踰月巫醫不能治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臂鄴雙足乃剗小者目擘而敢之奏曰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妖孽夢覺瘡即瘳乃召吳道子圖之道子承旨恍若有睹立圖以進上睽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此哉

吳裝

雄勁而傳彩簡澹至今畫家有輕拂丹青者

謂之吳裝僧房破具

盧氏雜說曰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於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

盡蹋破擾亂不堪僧知是道子為之懇塗却畫乃已

木劒帷帽

名畫記曰吳道子畫仲由戴木

劒閭令公畫昭君著帷帽不知木劒劒創於晉代惟帽興於本朝舉此凡例亦畫之病也

岐王石

元伊世珍瑯嬛記曰王維為岐王畫一大石信筆塗抹自有天然之致王寶之置果愚間獨坐注視作山中想悠然有餘趣數年

韋四足

畫斷曰韋無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韋四足曾貌

之後風雨飛去
外國所獻獅子酷肖其真後獅已
放歸本國持圖觀覽百獸皆懼

風雲隨筆

明皇雜錄曰開

元中於龍池新創一殿召馮紹正畫壁紹正先於西壁畫素龍奇狀蜿蜒如欲振躍繪事未半風雲隨筆而生

鍾隱畫鵝

見聞志曰鍾隱欲師郭乾暉筆法不得乃變姓名趨汾陽之門服勤累月乾暉不知

也一日隱畫一鵝於壁乾暉驚曰子得非鍾隱乎隱再拜具道所以乾暉喜曰孺子可教也乃善遇之丈席以

講畫道隱遂馳名

放筆奪真

圖畫見聞志曰梁相國于兢善畫壯丹幼年從學因觀舍前壯

丹盛開命筆放之不決旬奪真矣後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澀展處蜨爭來

雙柏一石

唐李

約集曰有士人家藏張瑄松石障士人云亡兵部李員外約知而購之其家弱妻已練為衣裏矣惟得兩幅雙

柏一石在焉
嗟惋久之

裂鮫綃

宣和畫譜曰張瑄字文通善畫松石山水孫何嘗有詩曰誰知

張瑄工松石擬
裂鮫綃畫作圖

遊戲丹青

圖繪寶鑑曰姚思元作紫微二十四化皆所以警悟

世俗非止遊戲丹
青而自娛悅者

夢中神授

名畫記曰吳恬有畫山

百餘面自云初夢寐
有神人指授畫法

墜筆成畫

圖畫見聞志曰高道

精時諺云高君
墜筆亦成畫

二藝爭鋒

又曰唐末處士孫位於成

王部從筆鋒狂縱至孟蜀時有匡山處士景煥覩位畫
激發高興遂畫右壁天王以對之二藝爭鋒一時壯觀

工畫龍水

圖繪寶鑑曰孫位改名遇工畫龍
水光啟中畫應天寺壁勢若飛動

南本

畫火

圖畫見閩志曰張南本精畫火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時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驟

親炎炎之勢驚惶幾仆

八年不就

宣和畫譜曰曹仲元嘗於建業佛寺畫上下坐壁凡八年

不就李氏責其緩命周文矩曰仲元繪上天本樣非凡工所及故遲遲如此

亡言師

名畫錄曰

李成得張璪一軸玩之數日云未盡善遂出意寫蜀景山川平遠心師造化意出前賢每舍毫素必有新奇好

事得之為箱篋珍後學得之為亡言師

夜宴圖

宣和畫譜曰韓熙載以貴游世胄不復拘制偽

主李氏頗聞其荒縱欲見尊俎間觥籌交錯之態乃命顧宏中夜至其第竊窺之目識心記圖繪以上遂傳有

韓熙載夜宴圖

古畫補足

名畫錄曰蜀主夜夢一人立於殿階歧一足曰請脩理之翌日檢他

籍見古畫即前夕所夢者故絹穿損左足遂命蒲師訓重脩此足蜀主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

得

手應心

宋郭思畫論曰諺云黃筌富貴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蓋亦耳目所習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也

丹青參商

見聞志曰蜀先主既下蜀謁僖宗御容於時繪壁百寮塗去田令孜陳太師二

人先主曰吾與田陳本無讐恨圖霸之道彼此血刃豈與丹青為參商乎

鋪殿花

又曰江南徐熙

輩有於雙鯉幅素上畫叢豔疊石傍出藥苗雖以禽鳥蟲蟬之妙乃是供李主宮中挂設之具謂之鋪殿花

刀頭燕尾

又曰趙元輔工畫佛道兼精蕃馬筆鋒勁利名刀頭燕尾

張飛鼠

洞天

清錄曰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

不守繩墨

圖繪寶鑑曰石恪工佛道人物始師張南

本技進益縱逸不守繩墨多作戲筆人物詭形殊狀惟面部手足用畫法衣紋皆粗筆成之

賢已

圖

宋岳珂程史曰李龍眠所作賢已圖見者皆歎賞以為卓絕適東坡睨之曰龍眠天下士顧乃效閩人語

耶衆怪請其故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

何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風鳶引線

見閩志曰郭忠恕善畫屋木林石格非師授有設紙素求

圖畫者必怒而去有富人子喜畫日給醇酎屢以情言忠恕取紙一軸首畫一卅角小童持線車紙窮處作風

鳶中引一線長數丈富家子不以為奇遂謝絕

神仙狂筆

東坡詩曰聞說神仙郭恕先醉中狂

筆勢

李成皴法

宋米芾畫史曰王詵學李成皴法以金碌為之似古今觀音寶陀山狀作

小景亦墨作平遠皆李成法也

三家山水

圖畫見閩志曰畫山水惟營丘李成長安闕仝華原

范寬智妙入神才高出類三家鼎峙百代標程

春江曉景

石林燕語曰郭熙於學士院畫春江

曉景為最工

構亭張圖

又曰丁晉公典金陵陞辭之日真宗出八幅表安卧雪圖諭晉公曰

卿到金陵日可選一絕景張此圖晉公至金陵乃於城之西北隅構亭曰賞心遂施園於巨屏到者莫不以此為佳

潛寫御容

宣和畫譜曰武宗元特喜丹青常於西京上清宮畫三十六天帝其間赤

明和陽天帝潛寫太宗御容以宋火德王故也真宗幸上清宮忽見御容驚曰此真先帝也遽命焚香再拜

江神留畫

畫史曰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攜韓幹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得

過於是禱於中元水府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遂止乃渡

雨脚

宣和畫譜

曰僧巨然所作雨脚如有爽氣襲人

眉後三紋

東坡傳神記曰吾嘗見僧維真畫魯公像初

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頰蹙者遂大似

洗

綺紈習

宣和畫譜曰宗室士雷以丹青馳譽於時作雁鷺鷗鷺溪塘汀渚有詩人思致蓋曾次洗盡綺

統之習故幽尋雅趣
落筆與畫工並馳

鸞鳳鴛鴦手

又曰宗婦曹氏雅擅丹青畫桃溪

柳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迴文
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手能寫桃溪柳岸圖

索

燭對畫

又曰劉常善畫花竹名重江左時米芾赴書學
博士過金陵有以常所畫折枝桃花獻者芾置

之屏間坐臥其下夜索燭
與對若相晤言賞歎累月

圖孔雀

畫繼曰徽宗見孔雀欲升藤墩召畫

院衆史圖之皆未稱旨上曰孔雀
升高必先舉左衆史咸歎服

塗牖穴屋

后山談叢曰宣城包

鼎每畫虎埽地一室屏人聲塞門塗牖穴屋取明一飲
斗酒脫衣據地臥起行顧自視真虎也復飲斗酒取筆

一揮意盡而去
不待成也

東坡墨竹

畫繼曰蘇東坡作墨竹從地
一直起至頂或問何以不逐

節分曰竹生時
何嘗逐節生耶

以篆筆畫

畫史曰章友直善畫龜蛇
以篆筆畫亦有意又能以

篆筆畫基盤
筆筆相似

畫水掀壁

畫繼曰閭丘秀才長於畫水自成一家嘗畫五嶽觀壁凡

作水先畫浪頭然後畫水紋驚濤洶涌勢欲掀壁

三朵花

又曰房州有異人常戴三朵花莫知

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自寫真東坡作詩曰畫圖要識先生面試問房陵好事家

皆草

書法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曰宋僧子溫日觀居葛嶺瑤寺人但知其畫蒲萄不知其善書也今世傳蒲

萄多假其真者鬚葉枝梗皆草書法也

燕家景

畫繼曰燕文季工畫山水清雅秀媚嘗作四時

景畫院謂之燕家景

為措大殃

又曰宣亨辭徽宗去京命畫者甚衆頗厭苦之每云上嘗戒我

勿出必為措大所殃今果然也

雨餘蟬蛭

又曰眉山道士羅勝先善山水有古意又作雨餘蟬

蛭可觀

心草蟲

又曰覺心字虛靜初作草蟲南僧稱為心草蟲

章得象

歐陽修歸

田錄曰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嵩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得象也

觀音真相

圖繪寶鑑曰賀六待詔家世專畫觀音至其身於藝尤工忽觀音化為句

者求畫遂得真相其名益彰

兩京絕筆

畫繼曰韓若拙善作翎毛每作一禽自觜至尾足皆

有名而毛羽皆有數政宣間兩京推為絕筆

河東三絕

又曰河東稱三絕者路臯橐駝郝章

人馬張遠山水也

趙家船

又曰趙孟堅常乘一舟挾雅玩之物吟弄忘寢食過者望而知為趙

家書畫

無根樹

又曰米友仁元章之子也所作畫甚自祕重雖親舊間亦無緣得之衆朝

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濛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閒人

六館二妙

圖繪寶鑑曰建寧艾淑善

畫竹與陳所翁同舍畫龍俱得名時稱六館二妙

橫塘野景

又曰處士朱象先嘉泰間人號

西湖隱士作人物山水橫塘
野景以畫易酒日在醉鄉

一筆畫

又曰趙子雲能
作一筆畫凡寫

人面及手描畫頗工至衣摺則如草符
篆一筆而就蓋不欲蹈襲自成一家耳

寫真神妙

集

淵海曰耶律尼嚕字海鄰六院額爾欽巴固濟之後風
神爽秀工於畫以寫真召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賀
正寫宋仁宗容以歸遼道宗清寧間復使宋宋主賜宴
餅花隔面未得其真陞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餞者駭
其神妙

墨戲

國繪寶鑑曰海陵王
嘗作墨戲喜畫方竹

寶書王軸

張翥題
李早三

馬圖曰金源六葉全盛年明昌政似宣和
前寶書玉軸充內府時以李早方龍眠

作鉤勒法

國繪寶鑑曰張遜吳郡人善
畫竹作鉤勒法妙絕當世

胷中逸氣

顧元慶雲林
遺事曰倪元

鎮嘗自題畫竹云余之竹聊以寫胷中逸氣耳
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

數年

一幅

劉昌懸笥瑣探曰王孟端中書山水名筆嘗退朝

黥公又造其第求之數年始作一幅曰吾不可直寄黥公其西賓吾故人也吾寄之待彼與求耳

聞

蕭寫竹

列朝詩小傳曰王紱工畫每遊覽遇長廊素壁

拂袖而起嘗在京邸月下聞簫聲明日往訪其人寫竹

以贈曰我為簫聲來以簫材報之其人持紅氍毹為

乞再寫紱大笑裂

八面生動

圖繪寶鑑曰李在莆田人山水細潤者宗郭熙

豪放者宗夏珪馬遠其人物評者謂八面生動故四方重之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七